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禘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若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一作廣曰遂歲

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均王秩于山川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執贄五月巡守至南
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
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
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乳甲
涇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遷
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
廷一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輒曰妖不勝德太戊將
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山始後世四

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

曰一作登鼎耳鷓音嬌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

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

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末嘗不肅祗後稍怠

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

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各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

祭其疆內各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

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周

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

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

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吠周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

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豈自以為主

少皞之神作西時祠西帝其牲用駟駒黃羊牝羊

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李奇曰鹿音山阪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李奇曰自未作郿時也

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雍東有好時皆

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

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

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李奇曰措紳也作

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陳倉北郿城祠之

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

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雉如淳曰野鷄也呂后嘗獲故曰野鷄以

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殿殿為雉焉雉

在長安正西五百里常昭曰存陳倉縣寶而祀之皆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

弘治三年

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
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
以禦蠱苗德公卒二年卒其六年秦宣公作密時
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禱卧五日
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亂史書
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穆公上天祭穆公
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
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封泰山
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宓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顛瑯封泰山禪云
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
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
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之會六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
之以事曰古之封禪敲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
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
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

乃止。是歲秦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

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繆公也。三十九年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

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

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包氏曰：孔子為魯諱，或

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何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詩云：紂在位

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三年天下未

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

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嗎，蟲

祭名，禮諸侯封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非禮。是時，養弘以方事周靈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養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狸首者，諸侯之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

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養弘。皇覽曰：養弘家在河

南洛陽東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養弘其後百餘

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九去作密，時二百五十

年，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昭曰：儋音丁甘反，孟康六年，老子也。儋

索隱曰：儋音丁甘反，孟康六年，老子也。儋昭曰：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也。明

曰秦始皇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

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諸侯是乃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一年

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

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

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

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

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

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

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

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

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

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

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蒲裹車輪也掃地而

祭席用菹糝應劭曰菹糝禾稊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糝讀曰夏晉灼曰

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紀言其易遵也始皇

聞此議合乖異難施用由此繼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

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頤氏案解道處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

命曰時

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立云

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在東平陸監鄉

徐廣曰屬齊東平郡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

曰月主祠之萊山

常昭曰在東萊長廣縣

皆在齊北並勃海七

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八海

常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八德不夜古縣名

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

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

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奏謂周為火德滅火

者水故自請之水德

及奏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

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常昭曰皆莫古人名效神仙者二高最後

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亦变化也今山中有龍

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導曰今其書

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脈頭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

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比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稱瓊言世人相傳也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至望晉有至者諸

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

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時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

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

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

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

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續曰考核其虛

竇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

海上翼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

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

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
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
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
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
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
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室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夫川祠

二曰太室太室嵩高高也怕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

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秋涸凍冬

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

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

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岳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在汭也鴻

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泗祠漢中

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傳江水祠

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宰

具珪幣各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

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木

灋澇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

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駟之屬汧洛二淵鳴澤

蒲山岳嶠山徐廣曰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華災惑

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燿

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

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

天神灋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

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壽星祠而雍管廟亦在社主

日營社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里志社陵

茅也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曰於圃其

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各以

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

祠五月嘗駒又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

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

駟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

曰禺音禺謂禺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

有鈴乃有和樂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

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

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
 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時祠
 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王以歲時奉祀之至如
 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
 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蓄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物榆社
 狗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
 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也二年
 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王時上帝祠

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
 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此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在悉召故秦祝官復置
 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
猶官社
 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
 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
曰二年六月令祠
官祀天地四方上
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曲豆謹
 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

巫祠天地大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

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

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蜀荆巫祠堂帝巫先司

命施摩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布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祈禱求神靈之意文穎曰

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地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文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徒

豐豳豆屬荆故有荆巫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

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康秦中者

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強死者竟鬼能依人為厲各有時月其後

三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命血食天下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

角曰天畀則農祚也晨見而祭

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

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

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

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

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

不德何以嚮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間古者嚮

其德必報其功祿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

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哇時禺車各一乘禺馬
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
廣壇場珥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
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
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
上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
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
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
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東帝十五年春文廉乃召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
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
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
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
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
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
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
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腸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
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字韋昭曰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
廟立五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

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一水之會以

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吏賜

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

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案如淳曰亭名也若且五人

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禘以

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不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貝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

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

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

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

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將其出乎豈見不迎

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

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

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

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

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

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生取為武帝本

紀注解已在第七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祀元年漢

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
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主臧等
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
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
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
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
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
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
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

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
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
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
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
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
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
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
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口古父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為去不死而使黃

莊徐廣曰音才悲反鍾並縣黃縣皆在東萊

史寬舒受其

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仲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大一作首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效用太牢凡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占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新之令大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

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頷之如其方而
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
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效雍徐廣曰武帝
立己十九年
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
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
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
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
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
續先王祀徐廣曰元
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
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

有所幸王夫人

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之
王夫人幸有子封為文川王

夫人卒少翁

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雲天子自帷中

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

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

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

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

徐廣曰元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

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名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

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

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

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幄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更

因巫為主人明因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

張羽旗設供且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壽

其言命之曰書其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

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教一九曰建二

元以長星曰光一光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

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

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

角爾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

五壇壇一黃犢足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

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礼礼畢天子遂至榮

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誰存其以
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
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
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
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
待二年而康后有淫行
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
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詠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夫說入
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麴之不疑大言

白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
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
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
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
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欽曰臣師非有求人
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
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
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何使

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
禹疏九江波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
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
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
羊汗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
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
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三歲賦賦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
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
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
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
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楹捥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僊矣其百又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
營旁見地如鈞狀掬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折文鏤
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
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女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

泉後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注水自中山西 嚙嚙嚙有

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

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

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

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折三

象天地人禹收九收之金鑄九鼎皆嘗鵬亨徐廣曰亨者

音傷皆嘗以亨甘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

衰宋之社亡鼎折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

自羊徂牛鼎昇及者折不吳不驚胡者之休今鼎至

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復中山也非魯中山

有黃白雲降著著默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示報

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台明應制曰可入

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

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

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

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

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

此後行上薦之

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
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五百
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
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
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
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
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
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

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
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
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
百餘人厥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是
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真
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谷口也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
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安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
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
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
祠壇祠壇放薄忌大一壇壇三垓徐廣曰五帝壇環
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
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
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
為醴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燔之其

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豕而洎之酒醴亦於
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
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
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壇而
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食曰天始以靈尊非神策殺
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
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有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
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奏壇玉嘉
牲薦饗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

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
 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
 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
星明者太一常居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
 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
 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
 驗言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
 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
 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以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事如迂訛以積以歲乃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
 上有嬖臣李丁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
 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大
 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構桐大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
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
 釋旅徐廣曰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

萬還祭黃帝家橋山釋兵頭如徐志台三曰魯聞黃
 帝不死今有家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大山先類樹大一
 自得宝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秦曠絕
 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為書周官王制之望
 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各不死
 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心欲上稍正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
 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
 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

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台呈而頗采儒術以
 文之君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
 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噐示羣儒羣儒或曰
 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大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
 霸屬圖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罷而盡罷諸儒不用
 三月遂東幸緋氏禮登中岳大室從官在山下聞
 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大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大山大山
 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大山巔上遂求
 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

以萬教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今言海中裨山者教
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侯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
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事及間
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躬牛行事封之
山下東方如郊祠大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奏
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
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袖
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
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
還坐明堂郡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
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

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
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
十孤寡布帛二疋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
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
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
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
邱太山下天子既以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
復東至海上望異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日死
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
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
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積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階下建漢家對禪天其報德
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
德星臨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
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
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

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
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
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
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男數有效昔東甌
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
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
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
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緱城一云緱
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
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天子
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
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廿六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
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今天下尊祠靈星正焉其明年
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明澤從西河歸其明
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而東登禮臺之天
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橫陽過彭蠡禮其

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
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兗州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
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
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禮畢返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

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
而有可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三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
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
封禪徐廣曰常五年脩
耳今過五年故但初明堂其贊饗良曰天增授皇帝太
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世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其遇之十一月乙
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
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
梁裁故朝以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

監生孫憲

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
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
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
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
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
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十餘丈命曰太液池
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
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
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

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
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
孰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各食所勝
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
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
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靈之屬未有驗者
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
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
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
嬖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

禮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
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
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
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禪
禮還過祭恒山令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
一寘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以歲時致禮凡
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
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久終

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舊故今上封禪其後十
二歲而還徧於五丘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
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
大人之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
語矣然羈縻不絕畝共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
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公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
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
君子得以瞻見焉若至俎且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

逆河入于敦海敦海在碣石也武帝元二于海然則海口之入

敦海在碣石也武帝元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百艾安功施于三

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至鴻溝以通宋鄭

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

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越通渠

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蘇州西南於齊則通菑濟之間

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金離碓晉灼曰碓古堆字沫水碓雲穿

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以碓則用漑碓百

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谷碓用漑碓之

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碓以

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

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間說

秦令鑿金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

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二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

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

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

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

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
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
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別鄒無水
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
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
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不起長安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
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捐漕省卒

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

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

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

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詩小雅

氏也從山東西者謂從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

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

壩棄地民莠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

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
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

府。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也其後

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音邪瑣曰褒中縣也斜谷名及

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

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

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

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

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

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

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

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

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

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

雨天子乃使沒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
 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
 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
 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
 為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
 決兮將柰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
 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
 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天邊若與
 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
 一作正駟
 案晉灼曰言河道皆施壞也○索隱曰言河之決
 由其源道延長施溢故使其其道皆離常流也

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賈曰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

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安曰泗桑地名也
 溥曰邑名為水所流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迺

兮浚流難塞長芟兮沈美玉如溥曰塞取也芟草也音
 日芟竿也取長竿也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類林

竹兮捷石菑如溥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
 韋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

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平準書第八

實與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米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米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

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子京却故命曰平準

史記三十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

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

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

一斤鈞。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

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

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辱之。李惠高祖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

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子封君湯沐邑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租為一拜之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山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獨得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糶於是

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漑與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大君之校數也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與鬻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

叙萬盛平之
象令人神躍
然富而無教
豈可久也

為吏者長子孫

如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

居官者以為

姓號

如傳曰倉氏

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

糾取辰焉當此之時網跡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

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

夫以下爭于本百侈室廬與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

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

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

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四蠻之

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靡然發動及正恢設謀焉邑匈奴絕和親侵擾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

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資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也韋昭曰弘羊其後漢初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

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

一二石漢書音義曰散弊於印棘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

夷因以數攻吏發以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

更之韋昭曰更饋也乃苦勞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

受錢於都內服虔曰一穀於外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

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其遠

遠自山東咸被其然乃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羨為

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而漢遣大將將六將

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

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

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以皆

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千餘

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

章昭曰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

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

道而王所由殊略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

所食議令民得冒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

命曰武功爵瓚曰其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與德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級十士萬凡直三十

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也

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

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三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各樂卿者以

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
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而不舉功為故縱而廢格沮詐窮治之獄用
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謂非上所行若如罪反辱之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

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昏黑與而坐
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
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
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

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
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初先且及往十餘歲河決相

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國公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

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民柱之漕穿汾河渠

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

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

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月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天子為伐胡盛養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

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

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與駟出御府
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於是
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以振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極在北方千里朔方曰長安
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地七十餘萬衣食皆仰給縣
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
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
或端財役分漢書音義曰端得也一曰貯也轉轂百數李奇曰廢居居
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言其乘時射利也封
駟案服虔曰居假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

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服虔曰仰給商賈冶鑄者煮鹽財或累萬計
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
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詹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
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徐廣曰磨錢取鏽故也璣曰鑄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有司言
承者多故錢輕亦賤也錢不作餘物
曰古者皮幣諸侯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晉書音義曰白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鏽徐廣曰音鏽呂錡
兩實重四銖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藻績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

侯宗室朝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

銀錫為白金如清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

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穿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擘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

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

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

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

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

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

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

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

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

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

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

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

差請筭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為政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

之出也拖布買絲故謂之緡也諸賈人末作貫負書昌居邑稽諸物及商

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

而一筭贊曰以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隋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筭

大業三年八月廿五日

商賈人輜車二筭如淳曰商賈有輜車船五丈以上一

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

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

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

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

真應運之傑
之令人聞風起
憐者

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

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

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

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

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

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威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

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

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

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上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上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

半助邊乃賜式外縣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縣謂成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

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縣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此式終

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

羊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

羊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

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

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

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

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比日今輸其土地所競平其所在時價官更

於作處責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即至

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

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

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嚴暉行舉兼并

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

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

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王茂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坐侯

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象不

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

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鞮不

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語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唇湯羞當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

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

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群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

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如

作法云何。案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常服云側邊也一當五賦官用非

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

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

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

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

弘治三年 監生孫惠錄

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
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
相當唯負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
緡徧天下生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
也。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今楊可所書言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
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

置左右輔初大惠○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
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
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舡戰遂乃
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舡高十餘丈旗幟加
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
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舡於
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舡卒二十
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又豫章館地名以言將出
軍於豫章也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
之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

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

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

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如淳曰株根

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

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

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不巴蜀粟以振之其

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塞

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

新秦中以勤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徵如

曰徵亦不逆之屬也晉灼曰徵塞也瓚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今民得畜牧於

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今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

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為今今民能畜官母

出緡算者比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今得

為馬種令十母馬不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

設告緡之令設亭徵力民無皆得既得寶鼎立后土太畝祠

田牧新秦中以充故除告緡不復取稅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

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泰畤

治道橋繕故官及當馳道縣人治官儲設供具而望

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
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
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
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而六年而上郡朔
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六十萬人
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
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
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
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
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和戰可謂
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
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後軍擊羌越至
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規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當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
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漢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
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前縣侯免圖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實曰謂作鐵器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
民患苦其不始

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於式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

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而秦晉乃曰元鼎六年定越地為

夷以為武都郡柯越為南沈擊反山郡及地理志而且以其故俗治

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夷漢

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於農

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

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赤廣曰擅賦法

足耳不假顧經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丞

大傳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筭天

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

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

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厚日則

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

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大山巡

以天子為商賈何
味不得只與市井
賤丈夫謀之各有
大算計在

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君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畱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今更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身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四通而龜負金錢刀布

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季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私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亦反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之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

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
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虐夏之幣金為三
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於民或龜且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
溢名孟康曰二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
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
者嘗竭天下之資錢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

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書第八

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系圖

世

世

